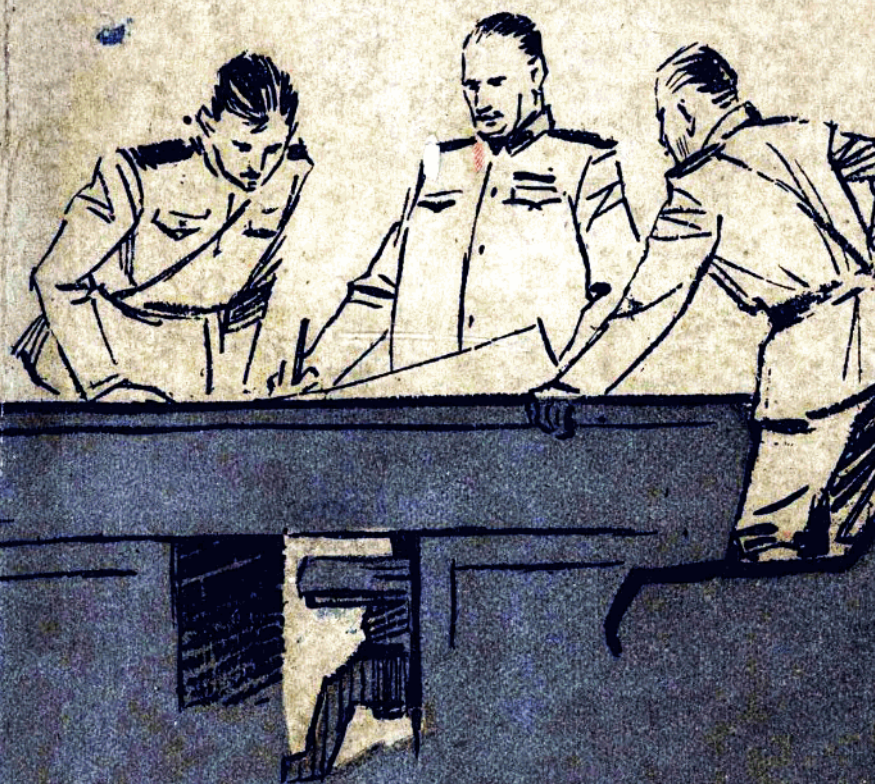




52号地区

普·巴拉舍夫 等著 楊 里 編譯

广州文化出版社

52号地区

〔苏联〕普·巴拉舍夫 等著

楊 里 編譯

广州文化出版社

一九五九·广州

內容簡介

本書包括“52号地区”和“‘沉星’案件”两个反特故事。这两个故事分别描写了两组美帝国主义特务潛入苏联国境，企图混入国家机关和工厂企业，窃取重要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但是在机智、英勇的苏联保安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协同偵察下，美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阴谋终于遭受彻底的失败。

这两个故事頗富于文学色彩，情节紧张、曲折而又脈絡鮮明；譯笔也流暢。

維埃社

当鈔

52 号 地 区（反特故事）

〔苏联〕普·巴拉舍夫等著 楊 里編譯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永漢北路230号）

广州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穗版字第2号

清华印刷厂印刷 · 广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7/8 字數 60,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6）二角五分

目 录

52号地区……………[苏联]普·巴拉舍夫合著(1)
伏·基塔尼

楊 里 編譯

“沉星”案件……………[苏联]伊薩朴諾夫斯基著(46)

楊 里 編譯

5 2 号 地 区

〔苏联〕 普·巴拉舍夫 合 著
伏·基塔尼
楊 里 編 譯

一、向西飞行

当沙夏洛夫上校进到庫巴諾夫將軍的办公室时，达拉索夫中校和柯罗特科夫少校已經在那里了。庫巴諾夫將軍正在和明斯克方面通电话。

“好，波嘉耶夫，就这么办。今天晚上，請等着我們到来。”

庫巴諾夫將軍說完后放下听筒，站起身来。他从保險柜里拿出了一叠写有“52号地区”字样的卷宗。

“就这样吧，同志們，”將軍对三位校官同志說道，“一个钟头后，我們就起飞到明斯克去。从那里再到巴拉諾維契区，去参加‘52号地区’的战斗行动。”

……前一天晚上，苏联边防部队观察获知，从西德美軍机场起飞的一架沒有国籍标志的飞机，越过了苏联国境。飞机往东，向巴拉諾維契方面飞行，高三百至四百公尺。过了一些時間，另一个边防軍部队在格罗德城西南二十三公里的地方，也发现了越境飞机飞过。这次是朝西飞，約有五百公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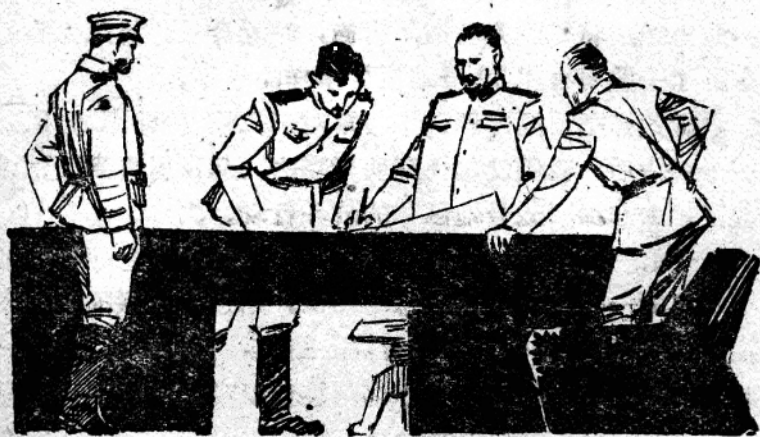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越境飞机在苏联領空停留時間內，曾投下降落傘。

卷宗里夹着边防部队的来电和白俄罗斯保安机关最初的几份报告。除了这些，还放着一份文件。文件上这样写着：“我們的无綫电台測出西德萊茵河法蘭克福城的一架无綫电发报机在工作。它用‘5月2日’做呼号，和在苏联的一个有无綫电收发报机的間諜联系上了。間諜发出两份密碼电报。电报被我們記下来了，但目前沒有翻譯的密碼。我們的电报員只知道这个有电台的間諜的大概方位，他大約在納列保克森林地带。”

“在这一带的某一个地点”，庫巴諾夫將軍把地图上的一大片地区划了个圓圈。这圓圈包括白俄罗斯的史托尔勃次伊、納列保克、伊万諾次、伏罗辛、維辛涅夫等城市。

將軍和三位校官弯身看着地图，沒有再說話。……

“不管怎样，”將軍最后說道，“我們必須立即行动。一定要迅速找到敌人，使他們无法进行任何罪恶活动！”



“在这一带的某一个地点。”

二、在鋸木場的巧遇

庫巴諾夫將軍在地图上标的圓圈很准确。恰恰在两个鐘头后，德乔和費恩来到了克曼卡河旁。平靜的克曼卡河清澈如鏡，緩慢地流向丛林，流往平地，注入涅曼河。这里离納列保克城不远，在克曼卡河下游轉弯处，有一个不大的鋸木場。鋸木場用木柵圍着，里边有两个搭着天蓬的工場和一个办公室。

德乔和費恩在灌木丛里站了約二十分鐘，小心翼翼地觀察着周圍环境，四周一片寂靜。随后，他們踏着林中小徑，鬼头鬼脑地向鋸木場走来。

鋸木場的看守老头披着一件斗蓬，坐在放木板的小棚里打瞌睡。这时有两位工人正在工場里堆放樺木板。

“你好呵，老爷爷！”德乔向老头招呼道。

老爷爷抬起头，冷淡地瞥了他一眼。他一边从长凳上直起腰，一边慢条斯理地說道：

“如果你来領木料，我們現在不能发。我們的負責人到区里去买新机器了。現在这里誰也作不了主。”

德乔和費恩交換了一下眼色。

“不能发木料就算了吧，老爷爷！我們在这里抽一趙烟。喝点水……”

“这里禁止吸烟！”老爷爷严厉地打断了对方的說話，指了指“不准吸烟、違者处罰”的木牌，接着說：“要水，請到屋里去，罐子里有的是，任你們喝个飽。”

在办公室，德乔打开了罐子，倒出一杯开水，一飲而

尽。費恩也拿着杯子在倒水喝，这时在工場工作的两位工人进来了，坐在条橙上。

“喂，你們从哪里来？”两位工人中的一位臉上有雀斑的青年粗声粗气地問道。

“从哪里来？从远地来……”德乔迟疑地回答。他随手掏出一盒香烟递給了那青年工人一枝，說：“呃，小伙子，如果从这条小路一直走去，哪将到什么村子？”

青年工人接过香烟，揉了揉，沒有馬上去点火抽烟。他两只机灵的眼睛直瞅着德乔和費恩。

“呃，小伙子，你干嗎这样看着我們？抽烟吧！”德乔嘻皮笑臉地說道。

“这样看又有什么关系。”青年工人回答道，仍然沒有去点燃香烟。“請問，既然你們在路上沒有看見什么村子，那么你們到底从哪里来？”

德乔和費恩好象沒有听到似的，一声不响，起勁地吸着烟。

有雀斑的青年更加疑惑了。他上下打量着費恩和德乔，又看了看老爷爷和另一位工人。但是，老爷爷和那位工人却泰然自若地在抽着香烟。

“喂，你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雀斑的青年固执地重复問道。

“是从那里……”德乔吞吞吐吐地說了这么一句，又毅然地揮了揮手。“总之，我是想来找工做。也許你們这里有什么工作吧？”

接着，德乔丢掉烟头，又取出一枝香烟，掏出了有英文字母的打火机。当他剛剛把打火机擦亮火苗的时候，有雀斑的青年工人又問道：

“呃，你用的是什麼牌子的打火機？”

“是一位朋友在戰爭時期送給我的。”德喬含糊地回答，急忙把打火機塞進褲袋里。“真見鬼，談打火機有什麼用！你最好明白地告訴我們，在這裡能不能找到工作？”

這時，有雀斑的青年工人已經不再是一般的疑惑，而是有所警惕了。他立即從凳上站起來，毫不客氣地說道：

“工作有的是！可是，你們到底從哪裡來？住在哪裡？請把證件拿來看看！”

他剛說完，一種異乎尋常的場面出現了：費恩突然跳起來，德喬立即掏出了一支長管手槍。



一種異乎尋常的場面出現了

“往後退，雀斑鬼！要不然我馬上槍斃了你！”德喬一邊吆喝著，一邊執著手槍向門口一步步倒退。老爺爺和兩位工人愕然向後退了一步，但是隨即又勇敢地向前移動著腳步。這時費恩跳到門口，向棚門外逃跑。德喬握著手槍，緊跟著他退出。

“站住！該死的傢伙！抓住他們！”老爺爺大聲叫喊着。可是費恩砰然一聲地把柵門關上了。他爬上前邊的山崗，向森林逃竄了。

德喬却還留在柵門里。笨重而潮濕的柵門給費恩關上后，他怎么也打不開。他向柵欄跑去。後面傳來了急速的脚步聲和老爺爺憤怒的吆喝聲：“站住，壞蛋！我要開槍啦！”

德喬鼓足全身氣力才爬過木柵欄杆。然而就在這一剎那，他覺着有人抓住了腳。當他用力把腳抽起時，他腳上的一只皮靴已落到一位工人手里了。德喬由於用力過猛，隨即跌倒在柵欄外的草地上。他急忙爬起來，一股勁的往森林逃跑……。

“都跑掉啦？”老爺爺望着茂密的森林，焦急地問道。

兩位工人喘着氣，回到辦公室。

“這麼辦，斯切潘，你先把工作放下，馬上到納列保克的保安機關去一趟。”老爺爺

對那位有雀斑的青年工人說道。“也許他們那里正在追尋着這批壞蛋。到了那里，你要把事情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們。把那兩個壞蛋的身材、相貌、說話的聲音也講清楚。”

斯切潘匆匆蹬上了馬，和老爺爺告別時，老爺爺又叮囑道：

“可不要掉了他的皮靴！”

……當斯切潘騎着馬，正往納列保克奔馳的時候，德喬



德喬隨即跌倒在柵欄外的草地上

已經越过了一大片樹林，往森林深处逃竄。他拖着一只掉了皮靴的左脚，吃力地跑着。干樹枝和荊棘刺着他的左脚板。他几次忍着痛停下来，掏出一只口笛，刮刮地学着“野鴨”的叫声。这是他和費恩預先約定的聯絡暗号。可是，“野鴨”声叫了一次又一次，都沒有回音。森林里一片寂靜。这时，快天黑了，林中樹影显得特別阴暗恐怖。德乔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回过头来，惊慌地观察后面的动静。

三、在森林裏

四位“猎人”——其中包括柯罗特科夫少校和納列保克区保安处的科斯秋克維奇上尉，已經在森林里走了很久了。他們都身穿棉袄，头戴擋風帽，背着双筒枪和装上够吃三天的干粮的背囊。他們穿过一片灌木林，越过几个泥沼后，前面出現了一条通向森林深处的小徑。

“喂，朋友們！我們就在这里暫時分手，各走一条路吧。”柯罗特科夫少校說道。“我們大家仍然平行着走去，彼此的距离不要太远，以便一有情况可以互相照顧。后天，我們一定要赶到舒宾——涅曼运河。”

“猎人”們沒有再談什么就分手了。深邃的林海很快就吞沒了他們的身影。

柯罗特科夫少校吃力地踏上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山徑。他提着双筒枪，不时停下来傾听森林里的声响。当他进入茂密的樺木林时，他和科斯秋克維奇上尉他們又走了三个多鐘头了。可是，他們還沒有发现敌人的任何踪跡；沒有新折断的樹枝，也沒有人的足印。

傍晚，柯罗特科夫少校到了沼澤地带。他在矮树林里站了几分钟，然后悄悄地撥开树枝走去。可是，他剛抬起頭，一个情景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距离他約二十步远，站着一只鹿，在啃着樺樹葉子。柯罗特科夫习惯地举枪瞄准。枪身碰着树枝，发出了沙沙的响声。鹿着惊了，蹦跳着，一会儿就消失在綠色的丛林里了。

“既然灵敏的鹿能够这样安靜地啃樹葉，可見附近沒有什么人。”柯罗特科夫少校想道。“先坐下歇歇，再往前走吧。”他独自笑了笑，坐到一棵大树下，从背囊里取出了食物。少校一边吃着香腸、麵包，一边側耳靜听着森林里的沙沙声。接着他拿出地图，摊在地上研究了几分钟。他左边是克曼卡河，右边就是舒宾—涅曼运河。天亮前，他必需搜索完前面那块荒涼的沼澤地带。

天色漸漸黑下来了，柯罗特科夫少校繼續向森林深处走去。路不好走。脚踏着松軟的青苔，发出唧唧喳喳的声音。水滲入了皮靴，少校打算找块干地方坐下来，換一換濕了的包脚布。就在这时候，他前面的林中草地上突然閃出一个人影。

那人身材高大，棉袄的背部和肩部破了，露出了雪白的棉花。他在林边草地上走了几步，向周圍瞧了瞧。柯罗特科夫少校看見他只穿着一只皮靴，沒穿皮靴的那只脚裹着布条。当这位“陌生客”轉过身来的时候，少校立即臥倒在地面。但迟了，給对方发现了。于是少校只好喊道：

“喂，朋友！有火柴嗎？借借火！”

可是，少校的話音剛落，立即从对方傳来了砰砰枪声。子彈在少校头上和身边啾啾地擦过去了。柯罗特科夫从地上爬起，端起双筒枪准备还击敌人。



立即从对方传来了砰砰枪声

“站住！我要开枪啦！”
少校一边追击正在向森林深处逃跑的敌人，一边大声喝道。

“为什么眼看敌人逃跑了，还要喊‘站住！我要开枪啦！’呢？”少校面对漆黑的森林，很懊悔自己没有及时射击敌人。现在，森林里又恢复了平静。少校向着敌人消失的方向，钻进了丛林。只要前面稍有点声响，少校就开枪射击。

天色更黑了。前边不远还传来了几响枪声。有两次，柯

罗特科夫侧边的灌木丛，给前边射来的子弹打得嘩啦嘩啦响。“要更小心！敌人可能躲起来放冷枪！”少校想道。他决定继续追击。可是，一刻钟后，再也没有听到枪声。敌人已经逃窜了！

现在，柯罗特科夫少校踏上了通向沼泽地带的小路。他向前走了几步，地面的杂草和青苔却忽然噤噤喇喇地陷了下去。少校齐腰陷进了泥沼里。“真见鬼！”少校骂了一句，用枪桿支撑草皮，试图从泥沼里脱身出来。可是，不用枪桿去撑草皮还好，一撑，冰凉的泥水浸没到胸膛，脚愈陷愈深了。

少校攀住了一根树枝，休息了几分钟。但树枝在他的压力下，开始渐渐弯下去。少校着急了，放开喉咙呼喊：

“来——人——呵！到——这——里！……”

森林里立即盪漾着“呵呵呵”的回响。回声消失了，又

是一片寧靜。

“來——人——呵！……”少校繼續呼喊著。

這時，從遠處左方傳來了“在——哪——兒——呵？”的回聲，接着連續傳來了兩响槍聲。回聲和槍聲越來越近了。

“噯嗨，人——在——哪——里——呵？”柯羅特科夫少校聽見了科斯特克維奇上尉的聲音。

“在——這——里！”少校叫道，扶住樹枝，用力拔了拔左腳。可是剛動了動腿，腳底又往下陷了。

“哎呀，是你呀，少校同志！”科斯特克維奇上尉來到了，亮了亮手電筒。

“我正往下陷！快！”

“我就來，先不要動！”上尉撥開身邊的矮樹枝，退出雙筒槍的子彈，走前來把槍柄遞給了柯羅特科夫少校。

“是呀，少校同志，在我們這兒走路可要小心呵！”少校吃力地從泥沼里脫身出來後，科斯特克維奇同情地說道。他幫着少校擰干泥水淋淋的衣服，又建議說：“現在最好能烤烤火，不過火光很遠能看見。”

“用不着烤火，走走路，一會就暖和了。”柯羅特科夫少校說道。“敵人也許還沒有跑掉。上尉同志，我們按照原計劃繼續搜查下去！”

“是！”科斯特克維奇回答道。走了不一會，他便消失在森林裡了。現在，柯羅特科夫又剩下自己一個人了。他掏出麵包，咬了幾口，繼續搜索前進。

……第二天傍晚，柯羅特科夫少校和科斯特克維奇上尉他們到达了舒賓——涅曼運河。四位“獵人”都沒有再發現敵人的踪跡。少校決定：三位“獵人”留下繼續搜查森林，

他先回去向沙夏洛夫上校彙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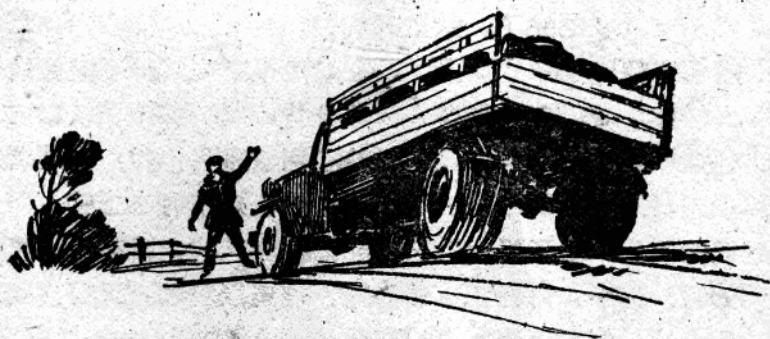
天亮時候，柯羅特科夫少校來到了庫賓斯克村外。這裡離巴拉諾維契城有三百多公里。少校又累又冷，疲乏地在草地上躺了下來，打算休息一會。可是，他剛抬頭看望對面的公路，一個意外的情景把他驚住了：在他前面的公路左邊，從森林裡閃出了一個陌生人。那人比森林裡遇到的矮一些，兩腳都穿著皮靴，棉襪沒有破洞。他緊張地看了看公路。可惜太遠了些，沒能看到這個人臉部的特徵。

在公路上，一輛載重汽車正往巴拉諾維契城方面奔馳。陌生人立即跳到公路旁邊，向汽車招了招手。汽車停住了。司機探出頭來，和陌生人說了些什麼。接着，陌生人爬上了汽車，汽車繼續向前奔馳。

柯羅特科夫少校焦急地看着汽車在公路的轉彎處消失。於是，他一到庫賓斯克村，就去村蘇維埃，給留在巴拉諾維契城的沙夏洛夫上校掛長途電話。

長途電話很快就接通了。

“是上校同志嗎？我是柯羅特科夫。……對，剛從森林裡來。”少校拿着听筒，激動地說道，“看來，我們處理的



陌生人向汽車招了招手，汽車停住了。

案件已經有眉目了。在森林里曾碰到一个“陌生客”，一只脚沒有穿皮靴……。对对……。我們互相开枪射击了一会……。是的，給他溜走了……。什么？我現在在庫宾斯克村……。不，在村边公路看見的不是同一个人。他两只脚都穿了皮靴。……对，沒有。尘土很大，距离太远，沒能够看清楚載重汽車的牌号。……是的，汽車正往巴拉諾維契方面开。……”

四、會計的遭遇

會計謝敏寧科下班了。今晚，他不想回家吃飯，決定到巴拉諾維契城郊的小館子去。

小館子在公路旁边。汽車司机、集体农莊莊員是这里經常的座上客。他們都是在进城和离开城市前，在这里匆匆忙忙地吃一頓。館子里人很多，几乎每張桌位都坐滿了食客。

謝敏寧科进来小館子后，环視了一下，走到里边的一張小桌旁边。正巧，桌边的一位公民吃完了，拿出一張十卢布面額的鈔票在叫服务員找数。那公民算了賬，呷了最后一口茶后，終于起身向謝敏寧科託座道：

“朋友，我吃完了。这里有空位。”

謝敏寧科說了声“謝謝”，在桌边坐下来，伸手向旁边的客人借菜单看。旁边那客人中等身材，穿着新棉袄和皮靴。他連头也不抬，便把菜单递給了謝敏寧科，說：“別着急，朋友。还得坐一下。我等了半个鐘头还没有吃上哩。”接着他抬起头，看了看會計又补充道：“其实，我有什么可着急的呢？你瞧，外面正下着大雨。这里既暖和，又可以喝酒。碰上这种倒霉天气，只好在这里喝几杯。”

謝敏寧科点了点头，但是他說：“不过，在家里总比这里好一些。”

“我看，你是这里人吧？”穿新棉袄的客人的話多起来了。“我是路过这里的。在附近还没有找到旅館，到車站去过夜又嫌太早，所以只好在这里喝点酒，消磨消磨時間。”

为了使談話繼續下去，會計只好关心地問道：

“你大概是出差的吧？做什么工作呢？”

“不，不是出差。是电焊工。”客人不急不忙地回答道。“在莫斯科一家工厂作过工。因为和工长合不来，我便收拾了行李，不干了。說实話，要受工长的气，不如同这里来，反正哪里都有工作。我打算在巴拉諾維契住几天，看能得到合适的工作做。如果找不到，我就买好車票回家乡去。看来，你是知識分子干部吧？”

“差不多給你猜对了。我是會計，也算是知識分子吧。”謝敏寧科回答道。“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所以連吃晚飯也到这里来。妻子去年逝世了。給她治病的是这里一位有名的医生，可是，不幸，始終沒能医好她。你姓什么？我叫伊万·費道洛維奇·謝敏寧科。”

客人隨即自我介紹道：“米哈依尔·阿基莫維奇·波布罗夫尼契。”

女服务員来了。謝敏寧科叫了一碟牛排和一杯伏特加。这时，那位自称波布罗夫尼契的客人立即叫住了女服务員，吩咐道：“喝一百公分酒太少啦。来一瓶伏特加吧。”接着，他又对會計說道：“为了我們初次相識，今晚痛飲几杯吧。我出錢，吃了再說！”

謝敏寧科謝了謝，說：“喝太多可不行。我的酒量并不大。不过，喝一杯两杯还是可以的。”